

◇胡伟专栏·群峰青

◇信笔扬尘

◇小说世情

群体的生态

下班路上，天气特别好，蓝色的天空像幕布一样，既真实，又虚幻。太阳正在西沉，天幕一览无余，有一颗星星特别亮，那是金星。东边的银月已经出现了，如果再仔细看，月亮旁还有一颗亮闪闪的星星，那是木星。这时，天空再也没有其他东西。地面上的树枝这时闪现出来，枝枝杈杈，因为树高，举在天空，和天空叠加在一起，构成精美的图画。我不禁举起手机，把它们拍下来，一时想起我们身边的生态话题。

地球上的人类对两类话题最感兴趣。第一是“我是谁？”人们对人类的起源尤其感兴趣，猿猴进化说和鱼类进化说尚没有获得确定性的结论，将来获得实质性突破也未可知。毕竟，如果破解了这个问题，等于可以再造自己，这在哲学意义上存在着悖论。第二是留意并关注生态问题。原始状态下，人类比较弱小。那时电闪雷鸣，洪水滔天，人类哆哆嗦嗦，幻想鬼鬼神，听天由命。随着生产工具的发明使用，人类走出森林，来到平原和河边，建造属于自己的安乐窝，对扩大生产乐此不疲。此后，人类经历了农耕文明、工业文明，快速进化到信息化社会，形成当今社会基本格局。这个基本格局的基石，都是站在自然资源的基础上，本质上在挖掘地球天然资源持续的高速发展，而太阳能、风能、水能、电池化能等新能源，尚不能完全替代传统能源，世界还要获得更大更多的发展，显然感到力不从心。边际效用递减、熵增效用约束着地球的高速发展。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高科技提高着生产效率，但是这是在太阳地球阈值之内的努力，说得透彻一点是，这种发展模式无限逼近效率的上限，幸福指数在提升，但是曲线越来越平。在此背景下，对地球生态的深度关照会获得很多新的发现。

我们该如何生存？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，现在有了新探索的含义。鲁迅先生说，“地上本来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便成了路。”用在此处说明道路是走出来的，不是坐而论道出来的。当代中国走的是自主发展的新路，其高维度走生态文明新路具有实操性，很多人还没有更好地理解。

新中国起家的底子，一穷二白。谁也没有想到经过短短几十年的发展，这样一个历史负担极其沉重的大国居然闪耀全球，“当惊世界殊。”国际知名经济学家纷至沓来，寻找中国奇迹的密码，得出中国奇迹既有体制的结论，又有中国人勤奋的结论，但是很少有人留意到中国人在走生态道路。记得20世纪90年代，索罗斯来中国访问，我参加了其中的一个座谈会。我在会上问了他这样一个问题，“请问您如何评价中国的林业建设成就？”他摇摇头说，“抱歉啊，我不了解中国的生态建设。”当时，我想他只是一个国际金融炒家而已，自然不懂生态建设。

回溯历史，我国生态建设萌芽于新中国建国之前。当时虽然国穷，但是国际交流已经开始。以梁希先生为首的一批生态先驱访学欧美时，已经发现世界生态建设的秘密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在党中央、国务院的重视下，先后成立了森工部和林垦部，双轮驱动中国的生态建设，拉开了地球上最大规模的生态建设序幕。经过了75年的生态建设，我国森林覆盖率从不到9%、水灾等生态灾难不断的情况下，发展到现在的25%森林覆盖率。当下，所有的城市、乡村生态建设面貌已经极大地焕然一新，不夸张地说，除去沙漠地带，想找点绿化的地方都比较困难。这当然指生态的数量，生态的质量提升还有一个自然的过程，不可一蹴而就。最为可喜的是，忙于生计的中国人还有国家生态建设的火车头带着，三北攻坚战、国家公园建设、集体林权改革等国字号生态工程还在轰轰烈烈进行着，“将生态革命进行到底”这个口号虽然没有直接喊出来，但是党的意志和国家意志还是突出地表现出来：中国式现代化一定是走生态文明道路。

也许还有人说，生态建设不过是花花草草，小打小闹，建个小花园而已。其实，这是不懂生态有乾坤。不重视生态建设，必然不重视人的建设；重视人的自由解放，就一定重视人的生态建设。在这一点上，中国踏踏实实做了，举世无双，当之无愧。中国重视人与自然和谐，甩开膀子搞生态建设，生态科技立国，还把目光投向浩瀚的宇宙，就是理解了地球发展的困境和本质。自然，中华民族在新的文明理念之下，必将获得新的世界级辉煌，引领着世界共同走向幸福时光。



胡伟，原籍安徽，现为《生态文化》杂志、《中国林业》杂志主编，中国生态地学诗派创始人之一，中国生态诗歌倡导者。

龙抬头

叶炎

会在小孩的脑壳后面留下一撮毛，像根老鼠尾巴，算是宠儿的标签吧！

这一天，人们还会吃“龙食”。吃水饺叫吃“龙耳”，吃春饼叫吃“龙鳞”，吃面条叫扶“龙须”，吃馄饨叫吃“龙眼”，平日里吃的大米饭在这一天都叫吃“龙籽”，如此等等，反正都要跟龙攀上点边，寓意沾龙气，行好运。

母亲是北方人，做面食是她的拿手绝活。这天一早，母亲便开始揉面、剁饺子馅，忙得不亦乐乎。揉面是体力活，也是技术活，母亲像是杂技演员，一大团白面在她的手上来回翻转，肆意滚动，不一会儿就变得光滑柔和，呆头呆脑。母亲说，揉面的标准就是做到三光，手光、盆光、面光。此时母亲额头上已沁出细密的汗珠来，却掩不住脸上的笑意。面揉好了，上面铺一层纱布，放一边省着，便开始剁饺子馅。即便是刚过完正月，猪肉还是稀罕的，需凭票供应，只能点到为止，饺子馅以时令蔬菜为主。韭菜是姐姐刚从街上买来的，碧绿鲜嫩，香气扑鼻；荠菜则是母亲在郊外田埂上挖来的，还带着春天的气息。饺子馅看似油星不多，但绝对是土生土长原生态，那种天然的味道现在真的难寻，想想都是一种奢侈。一家人围在一起，母亲负责擀面皮，父亲和姐姐负责包

饺子，我不会包，只能干些烧火添柴的粗活，弟弟妹妹啥都不干，围着锅台团团转。饺子放在簸箕里，一圈又一圈，像一串串元宝，更像一朵朵绽放的花瓣，也神似一只只龙耳。饺子皮薄馅大，咬一口满嘴清香。父亲斟上一杯酒，说是要先祭“龙神”，祈求家宅安康好运延绵。大家说着笑着，空气里弥漫着幸福的滋味。

左邻右舍的小伙伴们在院子里追逐嬉戏，手里攥着自己扎的五彩风车。风车在春风中呼呼转动，洒下一串串欢快的笑声。我来到西郊三里街的河边，河水在阳光下泛着粼粼波光，岸边的柳树已抽出了嫩芽，像一串串翠绿的珍珠。我俯下身，只见水里闪过一尾尾小鱼儿，银色的鳞片在阳光下闪烁，仿佛是龙王爷派来的信使。

不远处传来了喧闹的锣鼓声，城关镇里的舞龙队开始上街表演了。金色的龙身在阳光下翻腾，时而昂首朝天，时而俯身探地，活灵活现，惟妙惟肖。龙头在前面引路，龙身摇曳着苗条的身段，上下翻飞，循环起伏，在春风中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。

一阵春风吹来，带着泥土的芬芳，带来生命的律动。仰望天际，我仿佛看见了那条巨龙，昂头在银河中畅游。

二月二，龙抬头，春天真的来了。



春水弄清影 李陶 摄

◇人间小景

阿朵

卓美

泥未干，村头村尾的桃花已是咄咄逼人。正是犁地松土的好时节，隐藏着无限希望的水西土地，正为丰收埋下万千伏笔。

在这个春天，在这栋青瓦木屋里，彝家女阿朵正对镜梳妆。

阿朵，这个名字如花的女孩，你想到她的时候，总会想起来花开的样子。阿朵，这个杨阿朵心里的宝贝，上天赐予她的容貌，足以让鲜花羞愧。除此之外，上天还赐予阿朵一颗玉洁冰心。五岁的阿朵站在春光里，那场带有暖意的风，像大富人家谦卑的穷亲戚一样躬身而来，祈求草木拔节，恭请果树开花。风，还不失时机地招惹阿朵玲珑的心意。五岁开始，阿朵就不舍昼夜地剪花绣帛，花鸟鱼虫、生猛百兽，通过阿朵的纤纤巧手，梦幻般地活到了绢帛之上。年幼的阿朵，过早懂得将世间美好穿插到生活的清苦当中。

世人只在白果叶金黄即落的时候，才想起来去解读和白果树相关的一切。深夜才肯绽放的花朵，藏着神秘和暗喻。天地万物也一样俗气，总会用各种方法展示自己的生命如何与众不同。四野阡陌的鲜花，都成了阿朵绢帛上的风景，可家门口的白果树却迟迟未见花开。从此，那子时开卯时谢的白果花，成为阿朵心头的惦念。无论哪天哪夜，我都要等到它开花了我才甘心。等，阿朵等来了白果花开。可那场花难，也将阿朵带去了无病无灾的天堂。

满月望着大地，星宿眨着鬼祟的眼

睛。关于阿朵的处境，关于阿朵即将面临的灾难等等，大地上的风物统统三缄其口。那些原本温婉谦卑的风，已经撕下面具，怀揣利刃躲在峭壁的背面，只等阿朵掌灯而来。春天快要结束的那一夜，门前的白果树挂满了枝头，当一串串娇嫩的花朵绽放在阿朵面前，她的目光泛出涟漪，欣喜的泪，零落而下。

花儿无法逃避，它融化在阿朵清澈的眸子里。白果树终于被阿朵绣在了绢帛上，人们得以识得花颜。而阿朵，终因身感风寒及劳累病倒。阿朵始终是花做的筋骨，不胜凉风摧残，她和春天分了手。

关于阿朵的早逝，我更愿意相信，阿朵原本就是路过人间的仙子。阿朵来到世间，只为告诉世人应该去关注花草生灵，她来教会人们，该如何对待生活。阿朵在白果树下等花开，长期风寒，使她娇小单薄的身躯变得更加瘦弱，不久，她就离开了人世。为了记住这个美丽聪明的姑娘，人们把这个村子唤作阿朵寨。

人跟花草本无区别，最终都要败给奔跑的时间。哪个都留不住阿朵，就像有一天也留不住我们自己一样。他们，都那么说。

今天，那些在田间劳作的人，那些身在远方的游子，他们都在替阿朵活着，都在以阿朵的方式而活。而我，日夜堆砌文字，日夜诉说大地的苍茫和温暖。所以，我也在替阿朵活着，以她的方式，爱着这个世界。

伐木工

董本良

大巴车似蛇蜿蜒到乡间公路上。这是趟两天一夜的长途车，沿线多数城市已通高铁，车难以满员，停靠随意。

牛头山到了，乘客们打着哈欠到唯一的饭店吃晚饭。

司机进了里间雅座，一对中年夫妻抱孩子跟进去，女人摸包中华递给司机，司机点点头：“在这吃吧！”

一岁多的孩子醒了，睁眼瞧着陌生的场面，哭喊妈妈，声音大得出奇。妇女哄着怀里的孩子：“妈妈要工作，我们回老家，过几天妈妈就回啊！”她对司机笑了笑。

司机说：“还以为是三宝呢！”

男人有些尴尬，讷讷地对司机说：“我们结婚早！”

女人喝道：“扯啥，冲奶粉！”奶粉冲好，男人把奶瓶浸在装了冷水的瓷缸里。司机起身去后面的卫生间。女人试了试温度，对男人瞪眼：“还不放‘糖’？”

“糖？什么糖？”

女人狠狠地剜他一眼，用拇指和食指比画大小，男人明白过来，摸出一粒胶囊，抠掉一端胶衣，将糖粉往奶瓶里磕。一胡子拉碴的寸头挤进来，手背有块显眼的紫蝶状疤痕，他也知道司机的特权餐，想蹭点汤喝，见只上了冷菜、火锅，就趑趄着要出去。男人磕糖粉的手像被烫了一下，糖粉洒出一多半。女人立刻说：“小孙子脾气大，天都能让他哭出窟窿，儿媳嘱咐要放点药粉预防喉炎。”

寸头咬了一口手里的馍：“只听说放糖，没见过掺药，你家媳妇厉害啊！”

女人忙不迭说：“是……就是啊，哥……你说的真不假，我们也是……待不住……才想把孩子……带回老家。”孩子喝了奶粉很快就沉入梦乡。司机和中年夫妇吃完饭上车等候着旅客。寸头又摸过桌来扫了一眼餐桌，见一碗西红柿蛋汤还剩不少，箭步前去端在手，试了不烫，一仰脖颈，直接灌进喉管，这功夫是在伐木工地喝啤酒练出来的。寸头在车外溜达，他想让鼓起的肚腹瘪下去，最好上车前再撒泡尿，途中就安生了。

大巴回转高速，向目的地奔驰。半夜，襁褓中婴儿哼哼唧唧，一会又大哭起来。中年妇女轻拍着哄婴儿，不时有轻微的哈欠响起，表达着不满。乘客想不通，带孩子不坐高铁，这样遭罪，大人也受不了啊，真是。就好心提醒：“饿了吧，喂奶呀！”中年男人摸出奶瓶，撕包奶粉磕进去，女人摸出颗糖胶囊，男人一把捂住，侧身遮着奶瓶，去了一端包裹胶衣往奶瓶里磕，大巴一个轻刹拐进服务区，男人身体一晃糖粉又抖去一些。女人在男人的腿上狠掐了一把，男人咧着嘴去驾驶室后面接水冲奶粉。

总算挨到天亮，晨光照进车厢，孩子热了，又哼哼起来。司机说：“上厕所，马上发车啊！”司机打开空调，凉风吹起来，半截胶衣，红红的，吹在寸头脚下。离家半年的寸头突然觉得胶衣像妻子红艳的嘴唇，他弯腰捡起，吹，闻，舔，突然愣住了。

孩子还没喝到晨奶，又大哭起来。寸头忽地站起来：“昨带的孩子，吵了一夜。”中年夫妻一再道歉，寸头不依不饶。乘客都在看新鲜，无人发声。寸头更来劲：“一晚没睡好，影响登高干活，要赔我工钱。”

中年男人说：“这孩子小，难免啊！”

“一天不能干活，老板要扣我两天工资，你不赔谁赔？”女人的手肘在男人的腰上蹭，摸出张红票子，手中攥着讪笑：“真不好意思，吵你了，你看我们就——”

“不行，精神损失呢？要赔精神损失费！”

车厢里一时静默，司机开腔：“精神损失？不好定价呀！”乘客纷纷附和。一个老年妇女转身朝寸头嚷：“你这小伙子，家里没小孩啊，哪个孩子的不闹人啊！”中年妇女把钱往寸头怀里一塞：“我们下车，行了吧，不吵你！”

寸头做过天柱林场伐木工，铁钩般的双手钳住女人的胳膊：“不行，精神损失，你要赔偿！”

车厢一时大乱，乘客纷纷指责寸头蛮不讲理。

寸头听见有人报警，一丝浅笑隐现在嘴角。

警察上车，寸头松手，嘴唇对婴儿努了努。警察会意，看了一眼婴儿又瞄一下摸出的照片，向寸头颌首，转身对乘客说：“有人涉嫌拐卖儿童，他们要去派出所协助调查。”寸头在一片惊讶声中摇晃着手里的半截胶囊，洋洋得意——他伐木时手背被断茬刺穿，服用过这种麻醉药。

